

医生

国内第一部
直面医生状态的
原创力作

比《白色巨塔》更真实



你可以不懂医学，但你不能不了解医生

有人说医生是天使，有人说医生是魔鬼

有人说他们仁心仁术，有人说他们冷漠心黑

一部全景式展示医生状态的力作，透视医院隐秘，解剖医生世界……

满庭花雨◎著

 世界知识出版社

医生

国内第一部
直面医生状态的
原创力作

doctor

比《白色巨塔》更真实

满庭花雨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医生/满庭花雨著.—北京:世界知识出版社,2007.10
ISBN 978-7-5012-3229-1

I.医… II.满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52616 号

责任编辑 张永椿
责任出版 刘 喆
责任校对 王 铮

书 名 医 生
Yi Sheng

作 者 满庭花雨

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
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(100010)
网 址 www.wap1934.com
印 刷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开本印张 787×1092 毫米 1/16 18 3/4 印张
字 数 256 千字
版次印次 2007 年 11 月第一版 2007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012-3229-1
定 价 2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1

苏宁有点彷徨了，又站在这座城市的街口，他自己也不知是对是错，或者这世界根本没有对错。苏宁不禁一丝苦笑。研究生毕业后分到这座城市最大的一所医院，当时是多么的兴奋，毕业了，挣钱了，而且就要成为一名医生，多么神圣的称呼和职业。仿佛一条金光大道就在眼前。可现实离梦想是那么的远，几年后他不顾老板的挽留，又借考博逃似地离开了这座城市。是因为壮志难酬，还是女朋友何秋叶买衣服时羡慕和无奈的目光？其实苏宁的青春棱角几乎已被时间磨光，对何秋叶的唠叨也已近乎麻木。可为什么他要选择离开？博士三年，苏宁不只一次问过自己，答案似乎就在嘴边，却哽咽难言。

最具讽刺性的是博士毕业后自己又回到了这座城市的同一所医院，苏宁没有想到，只能说鬼使神差。当一切木已成舟，苏宁只有苦笑，也许是这世界变化太快。苏宁想象着老同事们的窃笑，便有些踌躇。可这已不是他现在所能顾忌的了。也许博士毕业后能分到这所医院已是最佳结果。看着同学们大都差强人意，苏宁只有无奈。

拐过这个街口就是自己的蜗居，苏宁想象着叶子肯定在家等着自己，才感到一丝温暖。我又回来了，苏宁在心里拼命喊道。自己给自己一点力量。苏宁是一个敏感的人，内心需要有所支撑。

六月的城市像闷热的小厨房，烦躁，压抑，让人喘不过气来。穿过遍布小摊贩的狭窄街道，苏宁更加迫切地想见到叶子。

叶子从来不吃街道小贩的饭菜，苏宁边走边想，这让苏宁想起两人下班后挥汗如雨做饭的情景，有些温馨，却带着低低

的压抑感。苏宁抬起头看看雾沉沉的天空，不禁摇摇头。

七拐八拐爬上顶层，斑驳陈旧的楼道依然如此，没有一丝光线，年久失修的窗棱上爬满蛛网。苏宁撕下防盗门上掖着的花花绿绿的小广告，他最烦这些东西，像骚扰电话，像长得好好的庄稼里冒出的一些杂草。苏宁很少带人回来，他不想看到每一个来过的客人或者惊讶，或者兔死狐悲的怜悯。不过情况马上就要好转了，作为人才引进，医院将分给他一套二居室的楼房，虽然也是旧房，也需要交一点钱，可毕竟是自己的房子，而且房子和周围环境比现在要好得多。苏宁又高兴了一点，想到突然告诉叶子时叶子的惊喜，高兴不禁有些膨胀起来，一个博士，一套旧房就可以填充他的欲望。苏宁来不及他的悲哀，打开房门几乎冲了进去。

屋子里空空荡荡。风从窗户和洞开的门间长驱直入，苏宁一愣，思维有些短路。叶子呢，应该迎接他的激情呢？

苏宁在屋子里转了一圈，隐约听到卫生间里有滴水的声音，叶子在洗澡？苏宁又兴奋起来，而且有点坏坏的臆想。他嘿嘿了两声，放下东西，苏宁有些等不及了，掂着脚尖悄悄走近卫生间，推开门，预堆的嬉笑嘎然而止，没有人，只有一个滴水的龙头。

2.

苏宁和何秋叶的相识非常偶然。一天，外面下着大雨，城市的许多路口都有或深或浅的积水，苏宁踩着积水回宿舍，裤角上溅满了泥点子。走到国贸大厦时，他看到一个美女傻兮兮地站在红色的电话亭旁，仰望着天空，脸上头发上衣服上都在滴水，她却像个雕塑一样毫无知觉。她的神情看起来很怪异，苏宁看到她的目光从天空收回来，转向迎面而来的汽车，红灯亮时，她大步冲向马路中央。苏宁觉得事情有点不妙，她不会

去自杀吧，于是紧跟在她身后，一辆车急驰而过，苏宁一把拉住她的手，把她从人行道上拽了回去。

她扭头朝他微微一笑，笑容有点病态的虚弱，但很电人。

苏宁说，危险。

她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他的脸，不由一愣，嘴唇哆嗦着嘟囔，羊！突然哇哇大哭起来。

苏宁又是担心又是害怕，她不会是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疯子吧？要不要把她送医院去？她无休无止地哭，他傻傻地站着，明知道要有所作为，可是越想说什么，越不知道说什么，路人纷纷侧目。

看看这个小伙子，就不能让让女朋友，看她哭得多可怜。

小伙子，你还能算是个男人吗，你女朋友全身都淋透了，你自己却打着伞一点儿没淋着……

苏宁的脸涨得通红，灰溜溜地想一走了之，可是看到她哭天抹泪惨兮兮的模样儿，动了恻隐之心。他把伞高高地举到她的头顶上，她愣愣地仰头看了看黑色的伞顶，又哭起来。苏宁第一次领教了女人的眼泪，像涨潮的海水一样。既然大家都把他当成她的男朋友，他就该尽尽男朋友的职责吧，不能平白无故地被人栽赃冤枉。他伸手霸道地揽住她的头，轻轻拍打着说，不哭，不哭，啊。他的那颗男人心被这个女人的泪搅得乱七八糟的。

何秋叶当时很瘦，1米66的身高，才90来斤，他揽着她像揽着一个中学生，鼻息间有雨水和少女的甜腻，那感觉让他长久地留恋和回味。

那天，苏宁被这个女人拐到一幢陌生的公寓。

公寓的地面和桌面上有一层浮尘，不像有人住过，但有床，有家具，有电视，有衣物。女孩儿打开门，也不说话，苏宁站在门外犹豫。他本来打算把她送回家交给家长之后便离开的，可是她的家里不像有家人的样子，而她的行为又让他放心不下。

她走进卫生间，看到自己的狼狈相，红肿的鼻头和眼睛，

湿嗒嗒的衣服，乱七八糟的头发……她打开淋浴喷头开始洗澡，洗完后包上一块白浴巾走出卫生间。苏宁正静静地坐在沙发里翻看一些旧杂志，一抬头，看到一个半裸美女拿眼睛瞪他，然后捂住胸前掉头就跑，啪地把自己反锁进卫生间喝问：你是谁，你怎么进来的？

苏宁感到冤枉，说，我是谁？我说了我是谁你也不认识我，是你领我进来的，我不放心你，所以没走。

你有什么不放心我的？

我怕你……苏宁突然觉得不可思议，自己凭什么待在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家里。他说，你没事就好，我要走了。

她说，你到卧室橱子里帮我拿条裙子。

苏宁转进卧室，打开一个简易的壁橱，从里面抽出一条白连衣裙，她打开一道小小的门缝，伸出半截赤裸的胳膊说，不准偷看。

苏宁道，该看的早就看到了，你现在不过是掩耳盗铃……

你……她气结。他暗笑。

美女穿好裙子，从卫生间再次出来，苏宁觉得眼前一亮，又有触电的感觉。很干净迷人的长相，除了太瘦，没其他毛病。

美女绷着脸查户口一样问他的姓名、年龄、职业，苏宁白痴一样一一回答，她还索要了他的身份证，表情严肃地研究了一番还给他。她说，好了，你可以走了。苏宁说，你说好了就好了吗？你以为你是皇家警察吗？轮到我问你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多大？干什么的？她懒洋洋地说，我累了，我想睡觉，今天谢谢你，你走吧。

苏宁不舍得离开，但既然只是个路人甲，权当做了一次活雷锋，他说，以后别没事儿就哭着在大街上乱跑，幸亏你今天碰到我这么个大好人，如果碰到流氓，多危险。

她说，你对每个人都这么好心吗？确切地说，你对每个陌生女人都有这么高的热情吗？

他说，不。

她叹了一口气说，看你文质彬彬的也不像坏人。留下来陪

陪我吧，别让我一个人待着，我觉得我会发疯，说不定真会自杀。

苏宁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她隔着一道门蜷缩在床上，可能白天歇斯底里的哭泣耗尽了她的所有的精力，几分钟之后，困意滚滚而来，很快就淹没了她的意识。

苏宁找到半张纸，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，站在床边凝视了好长时间，俯下身子吻了吻她的额头，她嘴里嘟囔了几句，羊……羊……地叫着，苏宁忍俊不住笑了，替她关好门窗悄悄撤离了现场。

苏宁回去之后花痴了一夜，暗骂自己真他妈柳下惠。他常常回味那次邂逅，一直盼着她的电话，有几次下班后，还特意跑到她家附近转悠，试图能不期而遇，可是一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而归。看样子，那个女孩儿对自己没什么意思。

一个月之后，夏立仁把苏宁叫到自己办公室安排下午的手术，他说这次手术是一个颌部的血管瘤，问苏宁能不能独立完成，顺便问了问他的毕业去向。

苏宁刚从夏立仁办公室出来，一个小护士喊，苏宁，有人找你。

何秋叶穿一条白裙子，懒洋洋地靠在墙上，像一张画，看起来还是一副弱不禁风、营养不良的菜花样儿，有点忧郁，有点伤感，和外面热烈的阳光格格不入。苏宁心脏怦怦狂跳，表面上却装得很平静，她说，我只是想来看看，看你是不是个骗子。

他说，你看到了。

她无精打采地说，看到了，你真让我失望，这个世界上的骗子这么多，为什么偏偏我遇到的不是骗子？

你很想被骗？

不知道，我只想找点儿刺激，我恨以前的生活。今天你能陪陪我吗？她看到他有点犹豫，可怜兮兮地加了句，今天是我生日。

那天，叶子喝了很多酒，她把自己灌醉了，东倒西歪地摇

着一头直发。他清醒地坐在一旁吸烟，一直克制自己不要去抱住那颗东摇西摆的小脑袋，那颗小脑袋开始流泪，流得他有了肝肠寸断的感觉。他喊，别哭了！她惊吓地瞪大兔子一样的眼睛。她激起了他男性的保护欲和征服欲，他觉得一个只知道瞪着眼睛哭的女孩子在社会上很容易吃亏，面对她总是忧心忡忡。

那天她又把他带回公寓，那只算他们相识后的第一次正式见面，他们相互告知了姓名，他知道她叫何秋叶。

路上，她要苏宁替自己买了一束百合，傻兮兮地抱着。到了公寓门口，她依旧醉意熏然，摇摇晃晃地和他道别，他不知怎的往前迈了一步，抑制不住的冲动，一把抱住她，抚摸她乱糟糟的头发，他说，你这个傻孩子，你这个可怜的小东西。他觉得她的身体滚烫，他扳过她的下巴，感受到她热辣辣的呼吸，他霸道地吻了下去。

她出其不意地打了他一个耳光，尖叫道，你以为我是什么人，是可以随便沾的吗？他制服她的小脑袋轻声说，别像刺猬一样竖起自己的刺，相信我，以后不会再有人敢伤害你了，因为我将成为你的盔甲。她看了他好一会儿，闭上了眼睛。他用舌尖舔开她紧闭的嘴唇，她说我有洁癖，讨厌别人的口水。他气恨恨地说，那我以后天天吻你舌头，治治你的洁癖。

一切顺理成章，他们疯狂做爱，她一直喃喃地闭着眼睛，很快就睡着了。他静静地倚在床头抽烟，她睡得很沉，这次没有羊羊羊的嘟囔。他用手轻抚她的脸，被她一把拽住，她把他的手臂紧紧拽到自己跟前，抱住，贴在脸上，沉沉睡去。

第二天醒来时，她不见了。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个春梦，可是这个公寓的确不是他的宿舍，身旁的枕头上还残留着她的味道。他以为她有事出去了，离开前帮她关好了防盗门。那一整天他都过得迫不及待，觉得每一秒钟都是煎熬。晚上下班后，他又买了一束百合，这是他从小到大第二次买花，第一次送给了叶子，第二次也打算送给叶子，而且他一直很抠门，从来没这么大手大脚地花过钱。他喜滋滋地站在公寓门外敲门，敲了

半天，门纹丝不动，他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。那天他守到晚上十点多钟，到楼下仰头向上看了看，屋子里黑漆漆的。

后来，他怎么找都找不到她。他有时候想起来觉得有点诡异，他想他是不是撞见鬼了，还联想到了聊斋故事，可是她热呼呼的深吻，常常令他在深夜里悸动。

又是一个多月。那天下班之后，他在公寓附近转悠，她拖着长长的影子走向入口。

他激动地尾随着她上楼，到了公寓门口，他轻声喊：何秋叶。她的身体绷紧了，但没有回头，他从身后抱住她，脸俯在她脖子上，他的身体比他的心还激动，他说，你怎么不见了，是躲着我吗？她摇摇头说，我回家了。他急不可待地扳过她的脸，粗暴地亲她，她的身体一直僵着，他狠狠地说，你太折磨人了，怎么能不打声招呼就走了呢？那么不在乎我吗？可是……我很想你。

她冷静地打开门，他把她拖进去，他用身体顶上门，再次拥住她。叶子说他那时候很猴急，像几辈子没沾过女人一样。他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看到她惨兮兮的样子就很冲动，他迷恋她忧郁的气质，迷恋她若即若离的态度。这次他吻得很温存，很细致，让她感到安定，很快她的双颊被他滚烫的吻烤热了，不由自主地发出呻吟。

她伸手勾住他的脖子，迷惘地问，你真的很需要我吗？他重重地点头，他当时极力压抑自己的激情，怕引起她的反感……

后来苏宁才知道，原来自己遇到叶子那天，是她男朋友出国的日子。她说，她男朋友的家庭背景很厉害，反对他们交往。其实叶子的父母也在这个城市，只是离她单位太远，每天要坐两个多小时的公交车。叶子说公寓不是她的，是租来的，其他的就怎么也不交待了。

3.

晚上八点，叶子还没回来。苏宁饥肠辘辘。若不是经常和她通电话，他现在真可以发挥想象制造各种悬疑，何秋叶离家出走了，何秋叶跟人跑了，何秋叶失踪了。不过家里处处都残留着她的痕迹，梳妆台上散乱着各式各样的化妆品，那台奔3的破电脑也开着，屏保上来回晃动着她逼苏宁打上去的一行字：我爱何秋叶，我爱何秋叶……这行字像一个孤独的忍者在黑色的屏障上来回穿梭。

苏宁打叶子的手机，关机。再打，关机……

晚上九点多钟，楼梯上终于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苏宁四仰八叉地躺在沙发上看一个综艺节目，一群男男女女挤成一堆跳着高用脑袋戳头顶上悬着的气球。

叶子气喘吁吁地讨好他，对不起，猪猪回来晚了，狗狗吃饭饭了吗？

苏宁按遥控器，听到她猪猪狗狗地叫，有点心软，但又想惩罚惩罚她对自己的疏忽，故意端着脸不理不睬。

今天X杂志的编辑到我们这儿组稿，晚上我请他吃饭来着，我得挣钱，对不对。

苏宁饿得发慌，一听她和别人吃过饭了，气就不打一处来：你吃过饭了？你把你从几千公里之外回来的老公撇在一边，自己却在外面风流快活？

叶子垂下头小声嘀咕：你别无理取闹好不好，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，想多赚点钱，这几年你一直在外面读书，花了不少钱，不赶紧想办法挣钱，咱们什么时候能买上房子结婚啊。

苏宁粗声说，钱、钱、钱，你现在怎么张口闭口都是钱，是我重要还是钱重要。

她带着哭腔说，你以为我愿意说钱吗？你以为我愿意这么拼命吗？我还不是为了你，为了我们的将来，你一回来就找碴是不是？不就是一顿饭吗？不吃也饿不死，至于发这么大的脾气？

两个人僵持着。一个坐床头，一个坐床尾。窗子上斜斜打进一片红色光柱，红色在苍茫底下挣扎，屋子里也是染了红的，只一会工夫，天地暗了，屋子也暗了。苏宁想起没进家门前的种种设想，一把把叶子抱起来，在狭小的卧室里转圈，听她娇滴滴的尖叫，把她丢在简陋的双人床上，听着席梦思吱吱作响，用身体挤压她，蹂躏她，狠狠地亲她，直到她求饶。

苏宁注视着这个跟了自己六年多的女人，1米66的个头，比刚认识时丰满了一些，但脸色依然苍白，因为常年熬夜，眼圈发黑，皮肤黯淡无光。何秋叶也正抬头望他，她先心软了，苏宁大老远回来，家里连口热水都没有，不生气才怪，她撒娇地拱到他怀里低声道歉：对不起，猪猪应该在家等狗狗的，有天塌下来的大事儿都不应该管。

他环住她的腰，心里一阵悸痛，搅起一股难言的心酸和苦涩：我知道你一个人守着这个家不容易，这几年你辛苦了，现在我回来了，以后一切都会好的。她的眼圈发红，眼泪差点儿掉出来，她内心是委屈的，但这个委屈又无法对他说出来。

一切像一场延时的电影，在一阵嘈杂和骚乱之后顺理成章地拉开序幕，拥抱，抚摸，接吻，吻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何秋叶踢掉银粉色的拖鞋，苏宁迫不及待地把她按倒在床上……

大汗淋漓过后，两人松弛地相依相偎，像风雨过后的藤萝缠绕在树的身上。

苏宁说医院答应给他一套二室一厅的住房，房子是二三十年前的旧房，有一个小小的阳台。苏宁说医院承诺，回来后给他一个副主任的位置。他说，没有更好的选择了，最重要的是你在这个城市，所以我回来了。

叶子细心地倾听，不发表任何观点，甚至听到那套可能属

于自己的房子时，也没有任何反应，还不合时宜地打了个哈欠。苏宁没收到预期效果，叶子的平淡挫伤了他身为一个男人的自尊，他突然失去了聊下去的欲望，两人之间出现了短暂的沉默。

她说，你一定饿坏了，我去做饭。苏宁拥住她要赖，说，我的确饿坏了，不过，我不想吃饭。他寻找着她的嘴唇：我想吃……你。

叶子在外面奔跑了一天，疲惫不堪，被他缠得正不知道怎么拒绝时，苏宁的手机响了。

苏宁赶到一家川菜馆，饭馆门面不大，桌椅板凳，甚至服务员穿的制服和流露出的气质都蒙着灰尘。李绍伟坐在角落

李绍伟是苏宁大学时的学兄，比苏宁高三届，苏宁上大学的第一天就得到了李绍伟殷切的接待和帮助，后来果然秉性相投，又先后考上本校的研究生，一直来往密切。

李绍伟看到苏宁，激动得两眼发亮，起身一把拽住他的手热烈地说，你可回来了！李绍伟让苏宁坐到自己身边，一只手亲切地搭在他肩膀上，一只手给他倒了一杯啤酒。苏宁感到一种久违的温暖和感动，问他为什么不叫上张放一起来。李绍伟说，叫了，那小子说有事，他现在可是个大忙人，是夏主任眼里的红人。

他们俩边喝边聊，聊医院，聊学生时代的趣事。李绍伟说，就因为你研究生毕业的时候，档案里背着个处分，夏主任以此为理由坚决不同意你进我们医院，后来又莫名其妙地妥协了，看来他还是念着师徒情分的。

临近毕业时，同学们情绪低靡浮躁，互相拥抱，互相诉说，懒洋洋地在校园里像幽灵一样游荡。天气是热的，而心却是荒芜和茫然的，有许多人在暗夜里流泪，为了友情，为了爱情，为了一切不确定、不能把握的未来。苏宁却踌躇满志，有可能留在这座城市最好的一家医院，而且和好朋友张放分在一起。那天，他们在校园的小树林里喝酒庆祝。他们信誓旦旦，

豪言壮语，意气风发，他们谴责医院的某些死角和黑暗，理论医生的职业道德，争吵医疗体制的弊端……他们似乎又回到了刚上大学时面对希波克拉底誓言时的激动，为了医生高贵而神圣的职责，抛弃一切的青春纯真，他们一起盟誓，要做就做一个救死扶伤的好医生。

经过办公楼时，张放指着二楼那片白花花的玻璃说，反正老子他妈的明天要走人了，你敢不敢和我一起砸？

借着酒劲，在张放的蛊惑下，苏宁毫不示弱地冲动和兴奋起来，特想制造点刺激和波澜，平复一下面对社会的惶恐和不安，最主要的是胸中憋着一股子义薄云天士为知己者死的豪气。

张放说我喊一二三，谁他妈的不砸谁是乌龟王八蛋。一、二、三！咣——张放的石头根本没出手，苏宁的石头却像枪里加了准星的子弹一样一路飘向玻璃。

苏宁说，那时候就看得出来了，张放那小子真精，精子的精，哈哈。

李绍伟叹道，真怀念学生时代，越活越觉着理想真他妈像一堆肥皂泡沫，连挣扎都来不及挣扎就破灭了。他喝干一杯啤酒，困窘地说，这么晚了把你拉出来，其实……其实……有事求你……

医院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两年一度的职称评审。

昨天下午，夏立仁在科室会议上宣布医院出台的新政策，说工作不满一年的一律不能呈报，包括工作之后外出读博、读研、进修后重新回医院的……夏立仁的视线在全科人的头顶意味深长地扫了一周，在李绍伟头顶做了短暂的停留。

李绍伟心脏收紧，脑袋发懵，他感到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戳进他的脊梁骨。全科除他之外，没有其他人是这种情况，也就是说夏立仁这个宣布是宣布给他一个人听的。

早上李绍伟还巴巴地按人事部门的评分标准替自己打了分，没问题，十成十的把握，接着拨电话给王爱梅信誓旦旦地打保票，说这次评职称肯定没问题，王爱梅兴奋地在电话那边

哇啦了大半天，两人紧张的关系缓和不少。

散会后，李绍伟跟在夏立仁屁股后面走进他的办公室。李绍伟低声下气地问，夏主任，您这意思，这次评职称没我什么事儿，是这意思吗？

夏立仁拉长脸说，不是我这意思，而是医院的意思。咱们科除我之外哪有回来不到一年的，再说人事部门根本没有这样的规定，您这不是针对我吗？

这怎么是我针对你？都是院委会定的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

我读博前在医院有好几年的工龄应该计算进去吧。

夏立仁翻着手里的文件找到一页说，你看这里，这几行，专门指出你这种情况，上面说外出进修、深造回医院后不满一年的，一律不能参加评审。

李绍伟翻来覆去地说人事部门下发的文件中根本没有这条，为什么医院说加上就加上。

夏立仁说，这我就不清楚啦，要不，你再到院里打听打听？

李绍伟暗想，政策都出台了，还打听个鸟啊。

他非常沮丧，觉得一切都无可挽回。

夏立仁又说了些道貌岸然无关痛痒的安慰话，什么你还年轻，以后还有得是机会，应该发扬发扬风格，什么都是同一个单位的同志，不能为了这点儿小事争一时之气伤害了同志间的友情……

李绍伟一句也听不进去，笨嘴拙腮的又提不出铿锵有力的反驳，张放敲门进来了……夏立仁有些不耐烦地下逐客令说，绍伟，这样吧，咱们以后再找机会谈，我现在还有台手术。

李绍伟虽然老实，但不痴不傻不缺心眼，读过博的人，智商能低到哪儿去。他怎么会不明白，医院出台的所有政策都是各科负责人反馈上去的，他夏立仁如果说不知道只有苍天知道了。令他更郁闷和懊恼的是，夏立仁并不和他交心，一句暖心窝的体己话没有，打的都是官腔，是敷衍。他认为夏立仁应该真心实意地和他沟通，把所有的隐情和难处摆到台面上，哦，

啊，绍伟，你看看，情况就这么个情况，你上，他就不能上，他上，你就不能上……说不定他一时心软会主动退出，人格上得到尊重，也不至于像现在这么窝囊。他觉得自己像羊肉一样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涮被烤被吃了，做人做到这份上能不算失败吗。人都是要面子的，何况他一个知识分子，面子比命都重要。

李绍伟二话没说沮丧地默默离开。他的手停留在门把手上有种疯狂的把门击碎的冲动，他还想破口大骂，想把夏立仁手中的文件夺过来摔他脸上再呸上一口，最终却叹了口气理智地把门轻轻带上了。

王爱梅当天晚上就和他短兵相接。

发扬风格，高风亮节，谁不知道谁啊，他们怎么就不发扬风格了，他们怎么就不高风亮节了，哄三岁的孩子啊，啊？你老婆下岗，孩子上学，房子没有一套，上有爹娘，下有妻小……你就不能和他理论理论？你吃屎的啊你？你是不是个男人？……

她一怒之下掀翻了一桌子的菜，儿子海海吓得哇哇大哭。

李绍伟像只灰溜溜的老鼠，从单位溜回家里，从家里又溜出来，每一束光亮，每一点动静都让他恐惧。他觉得王爱梅骂得对，太对了，自己真不是个男人，自己太窝囊了。他茫然地在熙来攘往的人流中穿梭，热泪淌了一脸。他想，我是个博士，我是个知识分子，我不是小市民，我应该有素质，我不想和别人斤斤计较，我应该表现得更清高，更若无其事。

李绍伟搅着苦闷和眼泪吞下一杯苦酒，把头一垂说，苏宁，我真是屈啊，你也知道我平时光知道钻研业务，最怕搞关系，到了求人的时候两眼一抹黑，我是巴掌穿鞋行不通走不通，没什么招了。我今天把你拉出来就是为了这事儿，你是夏立仁的得意门生，你在他跟前替我说说话，这事就拜托给你了！

苏宁心情复杂地点头说，如果能帮上忙的话，我自然义不容辞，只是……后面的话他使劲咽了下去。他和夏立仁之间的那些嫌隙，别人又怎么会明白。

4.

第二天，阳光灿烂，苏宁收拾得整整齐齐。他走进医院，走进门诊楼前熟悉的白色回廊，回廊旁边的柱子上爬满藤萝。阳光是刺目的，让苏宁缺乏直面同事们的勇气。这里基本没什么变化，除了门诊楼重新装修过之外，一切在苏宁眼里都墨守成规地陈旧，这种陈旧令他退却，人总是求新的，希望看到一些出乎意料的惊讶，要不干嘛在拼命挣脱出去之后，又重入罗网。

苏宁有点后悔，他把身子探出回廊，眯起眼睛和太阳对视三秒，直到眼前发黑。没有退路了。

在二楼楼梯口，苏宁和夏立仁狭路相逢。夏是苏宁研究生时期的导师，现 M 医院口腔科主任。苏宁研究生毕业前夕，夏博导的资格也跟着审批下来，如果他愿意，完全可以继续考夏的博士，可苏宁正和夏扭着一股劲，断然拒绝了夏的好意。两年后，让所有人跌破眼镜地报考了别的学院。苏宁还记得当时夏立仁的脸，铁青色，糊满了铅一样。苏宁有一丝快感，只是那快感消散得太快，还没来得及回味。

夏立仁用余光扫了他，目不斜视地耐心解答着几个病号家属的询问。苏宁生硬地挤出些笑容搭讪道，老板，我回来了。

夏立仁这才扭过头：啊哈，是苏宁啊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苏宁主动伸出右手，夏的两只手静静垂立，苏宁尴尬地收回晾在半空的手说，这才刚回来，还没来得及去看望您呢……夏立仁叫住一个迎面走来的女大夫，对她吩咐着什么，留给苏宁一个伟岸发福的背影和满走廊熙熙攘攘的冷落。

张放从背后突然推了他一把说，这么快就来上班了，还以